

笔述徽闻旧史

胡适藏书今何在

□智效民

细想起来,安徽人胡适与北大还真有许多不解之缘。第一,胡适的生日为12月17日,北大的校庆也正好是这一天,就好像是上天的安排一样。第二,早在1917年春夏之交,胡适就接受蔡元培、陈独秀邀请,从海外归来执教于北大,并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南京政府成立后,北大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教授的薪俸还不如政府的一个科长,于是胡适提出利用中基会振兴北大的方案,其中包括在北大设立“研究教授”(年薪4800至9000元)等内容。第四,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赢得广泛赞誉。

1946年10月10日,胡适走马上任,出席了北大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胡适对同学们解释了什么是北大精神。他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说不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做奴隶。”胡适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他的办公室大门经常开着,随时都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1947年,蒋介石希望胡适能够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并诚恳地说这是给他帮忙,给国家和政府“撑面子”。此事对于其他人也许是很大的诱惑,但是胡适却向蒋介石表示:如果他答应这一要求,就会毁掉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了政府的尾巴!”他还说:“北大此时尚在



风雨飘摇之中”,北大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北大。如果你一定要我参加政府,“不但北大蒙其害”,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1948年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北平城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于是蒋介石用飞机将胡适等几位著名学者接到南京。临行之前,胡适给汤用彤和郑天挺写了一个便条,交代学校事务,其中有这样的话:“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匆匆离开北大之后,他的私人藏书几乎都留在当时的住所东厂胡同。1957年,胡适在美国用英文写下一份遗嘱,其中说等到北大恢复自由传统以后,他希望把这些书籍全部捐给北大。如今,胡适留下的这些书籍仍然保留在位于东厂胡同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五十年前逛合肥

□陈定武

1956年,我奉派来位于合肥的安徽行政学院学习。

安徽行政学院坐落在德胜门外约4.5公里的地方。它的东边有座冶金学院。东北有座卫生学校。从学院到德胜门(其实无门)沿途有灌溉水渠和栽在渠边稀疏的落叶树。全是砂石土路,路旁是种有庄稼的农地。

周六晚和周日是休息日。在学院的传达室里可以买到光明和解放电影院的电影票。进城看电影、买东西、取包裹,往往都是“安步当车”。偶然在徽州路(大道)能抢上公交车,那也是数十次才能一遇的事;票价五分,可以坐到“气象台”终点站。气象台是座小土山;山顶上的小洋房大概就是气象站,前几年见到的“华云宾馆”就是近气象台的位置。我没上过小土山,山坡表层是自然植被,山脚是橘红色裸露的砂土,沿着砂石路西行2、3里,再折向南行4.5里,就到了行政学院了。

进城的路线多是经德胜门进入三孝口。三孝口只是一些住着平房的小商贩在卖东西。我在书摊上买了本电影《天仙配》插曲,因为那音乐好听,回去就学着唱;当时的《天仙配》至少是唱红了全国,严凤英俨然被视为天仙了。我买书的那个书摊的地点正是现在“科技书店”的对面。

在三孝口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博物馆的土黄色的墙。博物馆正面的右侧没有房子,显得有些孤零零的。沿着安庆路东行,趺入门面北向的省城唯一的新华书店,那在我这来自基层的人的眼里,则是进入“书的海洋”了。书是放在架上的,像条长廊,前面有条柜台,允许进入。我在那里买了本《学前教育学》,因为晋启生教授常说:教育要从学前做起。后来,我并没有为学前教育做什么具体的事,只是晋教授说的“求求你们不要轻易地开除一个学生”使我至今记忆犹新,晋教授毕竟是一位教书育人的人,心存宽厚。

如果是到解放电影院,通常是经淮河路的。淮河路当时有段街道是石条横铺成的。地势也较低,大雨天还积水。这条路上的“江淮大戏院”算是“鹤立鸡群”了。我在戏院里只看过一次戏,对剧场的感觉是“空旷而深邃”,戏票价比电影票贵。

在长江路上,新落成的“长江饭店”真的算是“巍巍乎高哉”!我和同行的人进去过,看看仅见的“西餐厅”。那桌上摆放好了刀叉,而服务员们对进厅的我们都“熟视无睹”,更不问我们“要点什么?”;他们大概“以貌取人”,知道我们是纯粹的“观光族”,任由我们“来去自由”。

只要是进入市区,我们都愿意在徽州路转转,冀能坐上五分钱一趟的公交车,尽管到气象台后依然要步行。要是遇不上公交车,我们就沿着石、砂、土“三结合”的芜湖路西行。芜湖路旁没什么人家,路边的水潭里长着野生的高瓜草和苕苕禾子。徜徉在这条路上,依稀享受到一派田园风光。

此外,我还到过逍遥津,那里有笼中的老虎,网里的飞禽;到过教弩台,看了“古屋上井”。“古屋上井”当时真的位居屋上。井是敞开的,俯身下望,井里是黑色的反光;举目环顾,周围房屋的高度无出“井”右。后来我为“屋上井”写了首七绝:古屋上井

屋上清泉水一汪 慧心仁术德流芳
先贤远大胸怀里 留有苍生满井浆

这年,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了省城的国庆节。学院提前通知。翌日早餐提前。我们整队到了会场。主持会议的讲了什么,因距主席台太远而无法听清。开完会后,据说在校学生参加了游行,而我们这些学员则鱼贯返学院了。会场的地理位置当时没有打听,第一印象是那农业耕地,种庄稼的畦垄还残留着。

1956年下半年是平静而安详的。一天早上,院方通知全院停课。全体同志去听曾主席报告。曾主席,安徽省主席曾希圣的尊称。我以为这下子小干部也能见到大人物了。听说曾主席报告地点在“江淮大戏院”,而我们集合地点却在在大饭厅。至今,我还仿佛听得到,挂在墙上留声机碟片从大的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时强时弱。

投稿邮箱:zyq-405@163.com

宣城有座振风塔

□傅张丽

城籍文人为开创者和主要作家的散文流派——桐城派,雄踞清代文坛200余年。迎江寺也随之香火旺盛,名僧辈出,僧徒多时达千人,故有青铜铸“千人锅”遗存寺中。

外婆是个信佛的人,与她同行,必先敬香后登塔。临江的寺门上嵌有清光绪帝手书的“迎江寺”3个楷书金字,雄浑稳健,光彩熠熠,汉白玉上嵌有四爪神龙浮雕,翘首扬尾,势若扑江。最为特别的是,寺门两边各置大铁锚一个,重约3吨,为众寺院所不有。据民间传说,安庆地形如船,塔为桅杆,若不以锚镇固,安庆城将随江东去,故而设之。迈起左脚,跨过门槛,进入寺内,顿觉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门外是车水马龙、江浪滔滔,一片尘世喧嚣;门内则是宁静祥和、清幽淡雅,还不失庄严肃穆。寺内建筑以“四殿一塔”为主体,四殿即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殿、广嗣殿,附以藏经楼、人士阁、慈云阁、迎江楼、法堂、宜园(放生池)、素菜馆等组成。

振风塔由当时北京白云观老道人张文采精心设计,建于明代隆庆二年,隆庆四年完工,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5月25日,振风塔作为明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塔高60.86米,七层八角,塔内共有168级台阶,每层有石栏环卫。塔门布局多变,游人往往登上二层以后便碰壁,不得其门而上,满头雾水后又顿然醒悟,笑语不绝,很是Happy。登过塔的我知情,原来塔内是十字形交叉门洞,四个门洞通向四个方向,而从第二层开始,有三道门被封死,只有一道门是通往上一层的,因此很多人上了第二层就仿佛入了迷宫,找不着北。

振风塔有很多神奇美丽的故事,话说安庆是王母娘娘游东海的大船,振风塔为桅杆,桅无篷帆,船才不会漂走,如有篷帆,船就可能漂走或沉没。每年八月十五中秋之时,冰轮高挂苍穹,江中塔影之旁突然幻出无数塔影,五彩纷呈,煞是神奇奇绝。传说此为万里长江两岸群塔集会安庆,向振风塔作一年一度的“朝觐”盛况,为此,振风塔又有“长江塔王”之说。数百年来,风雨沧桑,“长江日浩荡,塔影流不去”,“塔影横江”是一幅晴空月夜美丽奇异的图画,被誉为安庆胜景之一。又传抗战初期,日寇侵犯安庆时,安徽省图书馆员工潘石尚等在安庆沦陷前将省志及文史馆资料、书籍尽藏于振风塔第三层封闭。游客照样上塔参观游览,日寇也未发觉,至抗战胜利而完整无缺。1998年发大水时,安庆周边很多地方被淹,而城内安然无恙,人们说,宣城有宝塔护佑,定能平安度过水灾。



安庆城东大江之滨有座迎江寺,寺内有座赫赫有名的振风塔。

那年我16岁,随外婆去迎江寺烧香,便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振风塔零距离接触。我家住在安庆城西的一个小镇上,平时很少有机会到这边来,在此之前,只是常听大人们说起关于振风塔的传奇故事,心中甚是向往,对于那些登过塔的人,满是“羡慕嫉妒恨”的情怀。

迎江寺又名万佛寺,古称护国永昌禅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邑绅阮自华募资重修,殿宇华丽,气势宏伟,为沿江名刹。清顺治七年(1650)改称“敕建迎江禅寺”,清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亦先后为迎江寺题“善狮子吼”、“妙明圆镜”等匾额。整座寺院坐落于长江岸边的高地上,殿堂巍峨,而振风塔是迎江寺内主体建筑,面江而立,为长江流域规模最大、最高的七级浮屠,享有“万里长江第一塔”、“过了安庆不说塔”和“宝塔王”之美誉。相传此塔是为振兴安庆文风而建,明代以前,安庆没有出过状元,文风凋敝。某日,一位高深的星相家在端详了安庆地形之后,说:“此城如船,又逢临江,水之滔滔,文采不聚,须建以高塔镇之。”于是,安庆便建了振风宝塔,自此文风昌盛,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先后出了大思想家方以智,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状元刘若宰、赵文楷,书法家邓石如等。文人、作家亦是数不胜数,尤以桐